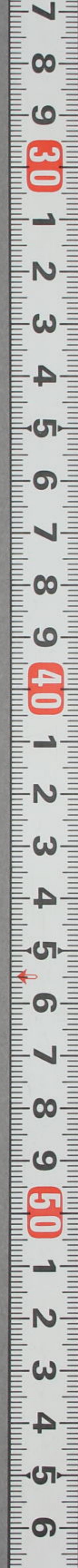




113
403
113



403
112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八

方術部九

筮下

晉書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躉東行荒年
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
而非劫也序之不信卿曰既必不信宜有以禳之可索西
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正得駁狗無白卿曰
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
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作聲甚急有打人打之者比視已
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
無恙

又曰郭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
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背白大力而遲鈍來到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十八

一

方術部九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月山諸人
悼君田一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
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
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
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巫
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鄭亭驢山君鼠使詣刑山暫來過我
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又曰王導深重郭璞引參已軍事導令作掛璞言公有震
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
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木粉碎碎時元帝初
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
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
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
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

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沸泥中得之繇辭所謂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
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
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

又曰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郭璞筮之璞對不決嶠
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元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
是不敢言或天奪敦魄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
元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
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
璞曰無成敦因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
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
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
詣南崗而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

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云不見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巢密葉蔽之又曰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日子忘郭生之言邪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又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温

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此類也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十篇

載記曰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目在于水下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還之夕復夢如初問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棺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馬爲離三爻同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

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三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
既濟文王遇之凶美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水
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
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董豐期以沐新枕爲
驗是以誤中婦人

宋書曰劉休善筮因尚書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
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齊書曰賀瑒伯祖導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
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
而蘇

南史曰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帝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
之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西應見卯金來剋木卯

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孰爲致之酉爲口舌當就說言乎
允故知善言乎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贊善莫不從風
梁書曰鄧元起初爲益州刺史及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
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又阮孝緒傳曰孝緒見善筮者張有道曰見于隱迹而心
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
爲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
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
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
又曰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著作卒孝
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
左个詔太常卿王謹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

祖曰此是湯武革順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曰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
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
卦未可爲吉也高祖厲聲曰批象云大人虎變何云不吉
也澄曰陛下龍興旣久不宜方同虎變高祖勃然雋色曰
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
稷然臣是社稷之臣也務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久之乃
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使召澄未及昇陛遙
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竟言沮我
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吏部郎
又曰許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獻受易世祖被徵
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

北史曰後魏樂平王丕坐事以憂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
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未起白臺廿高二十餘丈樂
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
曰大吉王默而有熹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
秀善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
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可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
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帝字孝則孝文皇帝之孫也性沉
厚少言體有鱗文初封汝陽公夢人謂己曰汝當大貴得
二十五年將卽位使吳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日初登于
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也後
入于地不得久也
又曰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也初家于洛邑神武奉使入

洛常止岳舍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光窺而無火移於東屋其光復存以爲恠也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當大貴主人蒙其福神武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可聞從之其圖大計岳不信都神武以爲散騎常侍封山氏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又曰齊趙輔和明易善筮後宮誕男女時日筮無不中有人父疾輔和筮之遇乾之晉告之以吉退而謂人曰乾爲天天變爲竟而昇於天能無死乎果如其言

又曰齊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終必橫死是以任情踈誕多所犯忤時齊主無道既甚遵語人曰多折筮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筮滿床大言曰不出首冬我乃不見

又後周書曰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虎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姤之履林曰上旣爲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牛寅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案卦而談或輕或重恪於是神服又以壬申日寅時筮南軍何時有信遇剝之艮孝元曰使還已在門外遣人往看果如所說賓客驚其妙而問之孝元曰艮爲門時在寅與日辰并故知之耳凡所占決萬不失一及我軍之伐援著爲卦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

隋書曰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

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折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揚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

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疑焉召伯醜筮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

唐書曰太宗皇后長孫氏隋大業中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有姬張氏於后所宿舍側見一大馬二丈餘鞍勒備具士廉筮之遇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也泰象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由卜人曰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兆也案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當大

貴也其可盡言乎士廉志之而心獨喜親戚知者咸敬異焉

又曰衛大經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勸之辭疾不起嘗預筮死日先鑿墓自為誌文如筮而終

又曰玄宗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德自謂知五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家語曰孔子嘗自為筮而卦得賁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是吉卦也而夫子之色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雜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而以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質之有餘質有餘者不受飾故也

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質之有餘質有餘者不受飾故也

說苑同

古史考曰庖羲作卦始有筮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背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國語曰晉公子在秦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象皆入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入謂震兩陰爻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入諸爻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卦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無為也

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皆屯豫

又曰惠公卒秦伯納公子董困逆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沉之星也實沉

之虛晉人是居所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
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臣筮之得泰之八
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為侯也泰三至五震為陰
爻不動其數皆入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入義同曰
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
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秉執子孫頌
之君無懼矣

又曰晉孫談之子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
之曰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
母夢神規其鬢以黑曰使有晉國初畫三世而單驪之孫
故名之曰黑鬢於今再矣襄公曰驪吐其孫也此周子者
晉襄公之
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驪之孫實有晉國
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
三合德

夢卦吾聞之泰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尅
也
以三合襲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早善晉子其當
之晉子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亂謂
殺之

智瓊傳曰弦超為神女所降論者以為神仙或以為鬼魅
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寶以周易筮之遇頤之益以示同
寮郎郭璞曰頤占吉正以養身雷動山下氣性唯新變而
之益延壽永年乘龍銜風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搜神記曰橋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長史五月
夜卧見東壁正自如門呼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
摸之壁如故還牀又見心大恐其且應劭往候之玄告劭
曰鄉人有童彥興者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頤索隱窮神知
化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玄聞往請之公祖虛禮盛饌

下席行觴彥興辭公祖讓再三爾乃應之曰府君惟見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各位至將軍三公到六月九日太尉楊秉薨七月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焉復爲度遼將軍遂登三事

續搜神記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走少年便牽任脫絲布袍與之此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

又曰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始學易卜屢有驗超令試筮之卦成不愆案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先養雉籠而絳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辰加午必當有野雉飛來與交合既畢

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八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期日超卧南軒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弥年乃起至四卜卒於中書郎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人也善於易臨死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尔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吾言言訖而卒後果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則日有龔使者至亭妻遂賫板往使者執板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生不踐此何緣尔耶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寤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會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

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窮
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可相負金也賢夫
自有金耳知亡後蹙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婦兒
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
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
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其言

金樓子自敘云初至荊州卜雨聊附見首末孟秋之月亢
陽日久月旦雖雨俄尔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
蓋旱之徵也吾乃端策拂著遇動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
爲世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
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時雲卷金翹日耀合璧
紅塵暗陌丹霞映峙謂亢陽之勢未霽膏澤筮遇坎之比
於是輟著而歎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其在金今夜三更

平地上有水稱之爲此其方有甘雨乎欣然有自得之志
又曰桃文烈善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
之時余乃筮之遇謙之小過既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宮
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波霧生猶穀
河垂似帶余乃欣然

異苑曰潁川庾嘉德善於著蔡之事有一人失婢庾卦云
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
得輿不得殆一理也且出郭果有曹郎土墓逕便升車曹
大駭呼牛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著千歲而三百莖同
本以老故知吉凶
又曰筮必沐浴齋潔燒香每朔望浴著必五浴之浴龜亦
然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日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史記曰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准徐廣曰蜂一作隆長目鸞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

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爲秦國尉

又曰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乃呂后也季漢高祖字也

又曰呂后與兩子居山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

所以貴乃由此男相魯元亦皆貴

又曰薄姬母媼之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曰先貴無相忘而管趙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城臯臺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約漢王問其故以實告漢王心憐薄姬召一幸生代王即文帝也

又曰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則子卿起曰此豈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恤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恒山求無所得母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恤果賢乃廢太

伯魯而以母恤為太子

又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眊瞻不轉小頭銳上斷取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眊瞻不轉者執志疆也眊讀如通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摯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恐不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又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大小甚眾而不遇因從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允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如何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曷鼻如謂巨肩而肩豎謂頂雕顏謂蹙鼻膝攣兩脚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四十三歲矣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鬻肥躍馬疾驅懷

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歲亦足矣

又曰英布少時遇相者曰當黥而王後布被刑欣然果為王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徽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音案盡沒其家一簪不得着身遂寄死人家

又曰條侯周亞夫為河內太守時許負相之曰君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貴重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餓死負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又曰韋賢為吏至大鴻臚有工相之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音為丞相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上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之奴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

漢書曰上立劉濞於沛爲吳王王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李陵爲匈奴所圍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降上甚怒

又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大守府爲小吏號邊鍾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

大奇其形兒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又曰黃霸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貴不然相書不可用矣霸推問之乃其卿里巫家女也霸卽娶爲妻與之終身後爲丞相

後漢書曰世祖以朱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祔侍謙從容曰長安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又曰龍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曰公當極位也宏曰家貧負債何得貴乎淵曰公相然也張濟就淵相淵曰事劉宏可至三公濟事宏宏後爲解犢侯旣去南陽相帝崩迎解犢侯爲天子是爲靈帝濟爲司空也

又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其母嘗使善相者看后

曰此女必將大貴遂爲帝王妃然而少子養他子得力乃當踰於所生耳

又曰章德寶皇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父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韓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又曰和熹鄧后傳曰幼時嘗有相者蘇大見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又曰漢法常因八月筭人漢儀注曰八月初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慎娉納詳求淑哲

東觀漢記曰班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

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鸞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又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郤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魏志曰管輅族兄李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廷及耳口之間同有凶氣黑變俱起雙竄無宅輅別傳曰厚味腊毒天精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後十數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矣

又曰鍾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是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又曰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穎川荀修鍾繇相與親善修

先亡子幼繇經記其門戶欲嫁其女與人書曰吾與公達
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
吾時嘲之曰唯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歿戲言
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焉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
許負何以復加耶
又曰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朱建平
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
當小有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
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
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白狗而旁人不
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
後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
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

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三十日夜
半卒應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歟見白狗問之衆人悉
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遊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而
卒曹彪封王五十七坐興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
如言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漢光祿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
家中髮髮見如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恠之後相者劉良
相后及諸姊指后曰此貴乃不可言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
焉有舊焉有異志聞善相者相后當人貴遂爲子瑁納后
瑁死后寡居先主旣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
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可與晉文之
於子圍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又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又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也漢末入蜀知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吳志曰漢以孫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遠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兒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晉書裴秀傳曰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文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又曰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

有三子繼天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晉書曰王覽祥之弟也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奔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又曰羊祜少喪父遊汶水之濱父老謂之曰子有好相年未滿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又羊祜傳曰祜幼時有喜相墓者言祜墓有帝王氣若鑿

之則無後祐遂繫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音墮
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又曰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張華乃夢煥宿屏人曰可共
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
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土徹於
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六十位登三
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効歟
又曰檀梁憑之嘗有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
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
出及栢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劉裕各領一
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素貧而躬耕爲事好學不
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果如言

又曰王弥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
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晉中興書曰陶侃少漁雷澤夢生八翼飛至天門而不入
相者師珪曰君位當上公爲八州都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九

又曰初祖玄奘行經晉帝於尋陽相備人朝高祖從至建
業玄奘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朕見劉裕兵風骨不似益人
衆也每遊集嗚呼厚玄奘劉氏尚書令歟之女也聰明
有智靈寶見世劉裕玄奘曰劉裕能行步視不見恐不
有智靈寶見世劉裕玄奘曰劉裕能行步視不見恐不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相術部十一
宋書高帝紀曰晉陵人章叟善相術相脩令相帝當得州
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
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至是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
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然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
軍佐於是用焉
又曰初相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相循入朝高祖從至建
業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其風骨不恒蓋人
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
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
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相術部十一
宋書高帝紀曰晉陵人章叟善相術相脩令相帝當得州
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
笑曰若相中當用爲司馬至是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
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然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
軍佐於是用焉
又曰初相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相循入朝高祖從至建
業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其風骨不恒蓋人
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
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
爲人下宜早爲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

隴平定然後議之

又曰柳元景少時貧苦嘗至下都值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以爲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會諸軍主簿蒲官賭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廣州景文南豫州

又曰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汝曰有貴相面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齊書曰太祖初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

又曰張欣泰少時有人相當得三公而年纔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可更增亦可得方伯之任耳後爲刺史年三十六卒

又曰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之鑒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餉

九平從覽 卷一 三十一
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常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遺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

又曰明帝體上有赤誌常祕不言既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軌罷任還上祖示之曰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軌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書曰梁武帝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又曰梁武帝遷隋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梁武帝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又曰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又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隨武帝起義平東昏封平固侯南兗州刺史

後魏書曰李訢字元盛訢母賤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日讖眇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遂

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
哭三日訢以超婚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觀
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

又曰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嘗從相者唐文相曰君額上黑
子入幘位當方伯封公及爲上谷太守文以百姓禮拜謁
文曰明公憶疇昔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知得爲州人
讚曰往時卿言社瓊不得官人咸謂不然後瓊得蓋屋令
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未拜果暴終昔魏舒見主兒死自
知己必至三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

又曰盧淵出鎮關右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
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
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
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

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

南史曰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
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四十
七爲魏所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東至平原賣與荏平人
師權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龍角髮際上四道已成當
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
德忽然不見

又曰張秀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曰明
公之相非人臣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
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黃泓善相謂德
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

見殿下昇天耳德拜范陽王建元年即帝位

又前涼錄曰況瑗與同郡陳璵他典反宗配遇相者於路相

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況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

北齊書曰房豹遷侍御史王思劾入據潁川隨慕容紹宗

出討乃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

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中冀以厭當之豹謂紹宗曰

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公若實有災厄非禳避所免

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

理以保之元吉未幾而紹宗遇溺死

又曰慕容顯時幼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

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在後累遷特進驃

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又曰尉瑾爲聘梁使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

宰相瑾出昭謂人曰此公爲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

爲陳後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鏜吹昭

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史錄

又曰廬潛陷陳時李騶驂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

何可誰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死生已定弟其行也

因寄書與弟士遂曰吾夢汝以其甘得患某月某日漸損

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滿城而死佛教不

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

歸葬

又曰遼西段長太原龐倉鷹俱有先知之監長爲魏懷朔

鎮將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

也請以子孫爲託典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

郎天祿初兼南中郎將倉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

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倉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倉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相每私加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

三國典略曰高澄嗣渤海王朝於鄴時有吳士目盲而妙於聲相王使試之聞劉桃桃板之聲曰有所繫屬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於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為人主聞王之聲崔暹私稱之謬曰亦有國主也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又曰齊文宣字子進神武第二子也妻太后初孕文宣每夜有赤光照室既生數月后乃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文宣忽應曰得活故名侯尼干鮮卑言有相子也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

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婁后見其諸士慙問祿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

又曰梁宣豐侯脩參軍陳暹善相人脩因法會將暹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暹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

又曰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額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玉又竊觀玉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垂洟者垂洟者謂太原公洋

又曰齊高歸彥嘗令皇甫玉相己玉曰公位極人臣必可反歸彥曰我為何須反玉曰公有反骨

又曰周王軌以隋公楊堅相表殊異因入侍讌陽醉撥去

堅帽言曰是何物頭額帝謂之雖大而却無所至也皇甫
后見堅又舉手自拍其額帝謂堅曰皇后道公額也帝乃
密使來和相堅和詭對曰堅相貌是守節忠臣宜作摠管
大將作摠管則能靜肅一方作大將則能全軍破敵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
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卽位召拜淑儀
又曰章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少
虧則常富貴梁大司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鬚角
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
城爲流失所中眇其目相者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後
還鄉里與陳文帝遊因結君臣之分以功進位司空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頰廣額美鬚長至委地垂
手過膝皆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

畏之

又曰孝閔帝覺太祖第三子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
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
壽不足以稱之耳

隋書曰高祖生於馮翊波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
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俗閒處之尼將高祖舍
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
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
晚得天下爲人龍顏額有五柱八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
曰王長丁短下沉深嚴重
又高曰祖在周明帝卽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
嘗遣善相者趙照視之照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旣而陰
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也

又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又曰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希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日特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又曰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私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己

來救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之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諠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東門北面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

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
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又曰煬帝在藩時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
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
不可言
又曰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
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
又曰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摠管及還事漢王高祖奇其
壯武使祖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又曰帝嘗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
耳仁壽中卒
又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漢親衛柳述及蕭
瑒等以示韋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

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

又曰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
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
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槩也和言
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北史曰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逢一老人鬚眉
皎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
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議其不精荅曰
賢豈能領師徒授業主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又曰牛弘初在繩襪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
愛養之及長鬚兒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

又曰隋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
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三十一
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日願公事驗
之後賜償金盆高祖大悅
又曰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門曰公
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
之貴以此兒後必由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
民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
而不知所在高祖以爲神陰採濟世安民之義遂以名焉
又曰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弘
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誠之在
德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
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
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
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

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
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常遣人監之不得
與人交言
又曰則天初在襁褓表天綱來第中謂其母氏曰唯夫人
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
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
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
君子神形爽徹不易可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牀前仍令
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曰
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之主也
又曰乙拂弘禮善占相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車
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鼎曰君奴也欲何
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真是賊人但不知

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面不異
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
觀未卒焉
又曰袁天綱成都人也尤工相術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
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
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
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
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語淹等二
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
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
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
流鶴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
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

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當即得
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當得三品官
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
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
御史大夫大常卿貶授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
竇軌客遊德陽嘗求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
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
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
時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
多殺人頗深自誠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
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
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

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日文才振於海內
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
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
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文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
逝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
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
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
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
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
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又曰劉仁軌初為陳倉尉相工表天綱謂曰君相當位隣
合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
又曰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

詹事蔣儼年少時常遇憬藏因問緣命憬藏曰公從今二
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
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而後當享富貴名位俱
盛即又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為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
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往高麗被莫離支困於地
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
吏及妻子與之告別云當死俄而有勅許令致仕左僕射
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賫綰贈憬藏以問官緣
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
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海東效力固辭思賢之贈
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為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
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
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次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

內景藏相人之妙皆此類音不仕壽終

又曰高智周之少也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于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嘗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未途屯躡高晚達而最爲壽考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濟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又曰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爲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左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

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爲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矣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即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郾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亦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麓猛持弓矢突入射諲再發幾中諲面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諲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舍人即入相一年內事謂允曰公好即是吏部

郎中及尅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吏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佯聾以自晦後冕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病卒

後周史曰周玄豹者本鄴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鑑從遊十餘年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祕旨旣長還歸俗盧程寄褐嘗遊于燕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開又二十年程登庸於鄴下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鯁亮直有丈夫大節也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面心負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詐得罪

金樓子曰宣脩容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尚康勝或以爲不然曰行步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尔不復言相至其年末靜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薨孫卿子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世之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

符子曰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相之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聞鳴梟者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爲之災今太子非子之不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
論衡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愛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遷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

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榮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而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方術部十三

占候

周禮春官宗伯下曰既稜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 一曰稜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
輝謂日光氣也 五曰闇六曰管七曰彌八曰敘九曰濟十曰想
故書弥作資
鄭司農曰稜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鑄謂日旁氣
四面反鄉如輝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管日月
管謂無光也彌首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
上也 鑄謂日旁氣刺日也想者輝光也 彌氣冠日也
掌安宅敘降
齊謂日旁氣刺日也 想者輝光也彌氣冠日也 掌安宅敘降
宅居也 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 主安正歲則行事占夢
其居也 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 主安正歲則行事占夢
冬贈惡夢此正月而 行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
安宅之事所以順民 行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
傳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也
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則可以

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凡分至啓閉必書雲
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夏閉立秋立冬雲
為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又襄二十八年日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

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

陰不堪陽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蛇乘龍宿虛危之

星龍歲星虛危星木也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宿虛危之

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東方星本位在

以龍為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星在枵三宿虛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

冰地氣發洩故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禪竈鄭

歲奔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也

奔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日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

達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飢禪竈

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唯人所存也

又曰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禪竈晨會事焉會葬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俾以

其不能於是歲在降婁降婁小而旦禪竈指之曰猶可以

終歲指降婁也歲星不及此次也已降婁及其亡也歲

在娥訾之口娥訾營室東二十八歲星淫在玄枵今其

明年乃及降婁

又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七文伯

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豈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豈小

也周四月今二月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

魯將上卿

又曰夏四月陳災鄭禪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東顛頊之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今火出而火陳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遂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與陳則楚如以五成故曰五年各相妃合得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復封為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又曰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不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幾之

又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以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從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又曰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後漢書曰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賊豐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恠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魄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又曰楊由字辰侯蜀郡成都人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太守廉范以問

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廉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

又曰公沙穆遷弘農令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

又曰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姓名嘗告守津吏曰當有諸生二人荷檐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津吏搥破從

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
生用其言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譬遂隱居竄跡終
于家

晉書曰戴洋善方術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深
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免官十一月當作
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
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
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不行乃稱病收付廷尉俄
而因赦得出康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
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昔越王用三月
甲辰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生盡出上下盡空德將
遊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
實懷怨對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

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
殃故事耶乃從之咸和元年祖約南行路遇大雷雨西南
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火將至夏汝南人反執
約兄子濟迸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
云地赤如丹血九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
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
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
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征西將軍庾
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
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止
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沔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
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
住

隋書曰庾季才初仕梁元帝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頂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峽整旆旋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急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士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如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疋綰二百段日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於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

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日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初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綰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又曰盧太翼善曆數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大翼固諫不納至再三太翼曰臣

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變興不及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
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太翼非
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
爾宜釋之
唐書曰桑道茂者大曆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
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
軍脩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閭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
朱泚之亂帝倉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
卒命祭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方術部十四

占星

占雨

占星

占風

望氣

漢書曰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
地也漢王入關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
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帝即位
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
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乃備安車玄
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嘗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
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又曰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遜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俗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驚相對視曰不聞也問邵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又曰曹公破袁紹於官渡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也晉書曰戴洋善占候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暴水常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

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泰寧二年正月有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應當壽陽及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大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者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眾向合肥俄而敦死眾敗遂住壽陽洋又謂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言然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守陶侃留之往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潢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

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
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台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
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郢之分歲
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
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爲心房宋分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官若應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而薨
又曰祖逖將城武牢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闞問術
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
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逖亦見星曰爲
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
又戴記曰苻堅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
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堅曰於占西南國

亡明年必平蜀漢堅大悅

又曰苻堅以弟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融將
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憂之比
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
殿魏延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闔寺不見后
妃移動之象堅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
官

後魏書曰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
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書紙作字以記其異
又曰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
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言之妖而
後行其灾禍太宗問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吏
官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

卽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幸未之朝天有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人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疑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

唐書曰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歷數及卜相之術則天時爲監察御史稍遷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人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

又曰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土諸侯太史之位熒惑火也火能尅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穰之遽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又曰元和八年熒惑犯太微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日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楊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

占風

後漢書曰郎顛上書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

日加申日在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

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散故願陛下校計繕脩之費求念

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

之樂

又曰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川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

星秘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越嵩太守欲

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

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

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

公獨得免

又曰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

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人不寧南

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

賀耶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

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

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航宛陵縣二陽

水也航何馬踠足是以不得速踠屈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

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

詣囊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

乃跪而泣日家代傳術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

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郎宗為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

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上徵之

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包懸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

吳志曰孫權征黃祖軍行及潯陽吳範見風氣因詣舡賀
催兵急行至郎破祖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
祖至五更果得之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
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在後王辛德在南方西受自刑梁
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世及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
在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皆吳伐關羽天雷在前瑜拜賀
今往同敵知必射約從之果平梁城洋往潯陽時劉裔鎮
潯陽九月甲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裔舡中西過狀如正
練長五六丈洋日風從咸池中來攝堤下去咸池爲刀兵
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裔問在何
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裔架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下閉
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
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裔不從二十四

日壬辰裔遂爲郭默所害

北齊書曰權會明風角立象會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
行人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
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
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
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

占雨

後漢書曰任文公爲侍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
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
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惑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
旱烈文公曰急促載使白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
臾大雨至晡時前水涌起十餘丈前音子突壞廬舍所害
數千人

又曰高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時郡培大旱太守
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能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
每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享雨可致也昱從之
果得大雨

又曰楊統善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
陸澍

望氣

史記曰漢文十五年夏四月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
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圖云玉英五
漢書曰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人
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
皆爲寵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

又曰孝武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
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
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
鈞弋宮生昭帝○又曰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生數月
遭巫蠱事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邳獄而邴吉爲廷尉監
憐之無辜使女徒更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
穰夜至郡邳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賴吉得全

後漢書曰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
望見春陵郭曄曰曄歎也音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

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晉書曰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
東巡狩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漸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

之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曆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
五百二十六年真人應之在此矣

又曰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
強盛未可圖也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事見劍門中

又曰陳訓字元道歷陽人也學天文筭曆陰陽占候無不
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車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
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
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
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尋而吳亡及陳敏作亂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
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
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

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
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之
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不得理令將
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天故元
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氣

後周書曰蔣昇字鳳起少善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
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
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
從未至西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
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
進軍與竇泰戰擒之

隋書曰韋鼎仕梁爲太府卿至德初鼎質貨田宅寓居僧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寺友人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尔當
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陳武帝在南州鼎望氣知其
當王遂寄怒焉因爲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
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
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
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鼎言大喜因而定策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四
方術部十五

巫上

說文曰巫祝也女能事無形舞降神也象人兩褻無形與
工同意

周禮春官曰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
雩雩早祭也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禮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弋惡之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所以異於生也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之公依魯人曰
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桃茢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又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
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傳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
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卑秦秦將
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乎許之遂不見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庭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
食省用務牆勸分社預注曰勸分
有無相濟也此其務也巫庭何為天
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飢而
不害

又曰初楚范巫商似商似范
巫之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

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
子西繼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泂漢沂江將
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
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殺穆
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

又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桑田
晉邑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矣言
不得及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
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
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逞獻

子許諾晉伐齊

又曰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穆叔公患之穆叔曰祝殯而禭則布幣也先使巫祝除殯之凶邪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茱先袞殯

禮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史記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往到鄴會長老問民之疾苦長老云苦於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孫常歲歛百姓取其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為治新繒綺縠之衣閒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飢食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

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貧困所從來外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與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欲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與人民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繒單衣立大巫旁西門豹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女子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婦為人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卒共抱女巫媼投之河中頃日巫媼何人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日弟子何人也復使一人趨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媼弟子女也

能自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齟折
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史旁觀者皆為驚恐西門豹頤曰巫
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趨之皆叩
頭且破額血流地色若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
豹曰廷掾起矣河伯留之久也皆罷去歸鄴吏民大驚恐
是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又曰武帝時游水發根服彪云游水縣名發根人姓言上都有巫病而
鬼下之下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曰天子
無憂病於是病愈
又曰栢梁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後起屋必用勝服
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又曰起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漢書曰音義曰持雞雞卜如鼠卜矣
又曰孝武帝天漢二年秋上祭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

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
也
後漢書曰樊崇等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眾遂大
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
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
社後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盆巫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
承其後故軍中祠之也何故作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
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令不行故使將
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
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
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令阜乃相與議曰
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
盆子為帝自號為建世元年

又曰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
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
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
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
發病且死爲牛鳴前後郡將其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
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者詐怖愚人皆案論之有妄
屠牛者吏輒行罰人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
後遂絕百姓以安

又曰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
自孤寒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在封土者擇
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豎巫皆言當族滅而不顧及
子訢孫恭三代廷尉爲法名家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陵道縣有虞后二山人共祠之衆
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嫗歲歲改
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時學經恬靜不求
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
於人間也

獻帝起居注曰李儻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
繫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
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
節拜儻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儻自爲得鬼神之助乃厚
賜諸巫

東觀漢記曰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

九平御覽 卷七十四 五 田祖
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

又曰班超使西域于闐王廣德超至禮意甚疎其俗信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收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

吳志曰景帝有疾求視鬼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之於中架小屋施床机以婦人紙履服物着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形狀者即信當厚賜加賞矣竟日盡夕無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者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

二人並有國邑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景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大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火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閒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笑飛觴挑梓酬酢翩翩翻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又曰武悼楊后既爲賈后所幽死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畋李矩屯于滎陽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時暢卒至城東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許降于暢暢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知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爭進

又載記曰石虎太子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及養邃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封芝爲宜城君

又曰李雄母羅氏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母司空趙肅諫之

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尔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以訴上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日與陰山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

又曰王僧綽豫參朝政從兄微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

乃求吳郡及廣州會巫蠱事泄上先召僧綽具以言之

又曰明帝選王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因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齊書曰鬱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揚氏禱祝速求大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揚婆宋氏已來人間有揚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命揚氏日夜祈禱

又曰明帝身有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水溝左右啓太官無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又曰東昏侯偏信蔣侯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啓並云降福遂加位國未又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巫師魔媪迎送

紛紜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
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止當託神鬼以達意耳後
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先帝大暝不許數
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
北面斬之
又曰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有癩病疾親戚相棄
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
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聲云汝性可重山神
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魃魅弗敢從
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蟻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
遂以巫道爲人療病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
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又曰武陵王暉爲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暉有非常之相以

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常處方岳焉

又曰王勣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勣則生時胞衣紫色後
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
給鼓吹

又曰表君政字世忠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
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政在郡小疾主簿熊丘薦之師云
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政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
送與北斗君政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
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梁書曰沈約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令巫視之言如夢乃
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又曰元帝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不可言

又曰蔡搏爲臨海太守有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貼與同

里正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氏贖
婢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元主吳能爲巫出入樽內
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搥登聞鼓訟之爲有司
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
又曰王神念爲青翼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
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祇巫欺惑百姓遠近
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拆風俗遂改
後魏書曰郭祚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
巫許相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
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上累遷黃門侍郎
又曰定州流人解思安其兄慶賓懼後追責規絕名貫乃
認城外瓦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
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

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害經州訟之
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李崇疑而停之密遣
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往在北州
去此三百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
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
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更姓徐君
脫矜慙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兒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
才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詣
伸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
慶賓帳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
賓問曰尔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屍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
云自誣數日之問思安亦爲人糺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
二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三國典略曰初齊神武之克鄴城於北臺上建立神祠盡
布衣時所事也每祠之日唯與巫潘嫗及數人行事親自
神宰割外無見者至是齊主焚除此廟并擲巫於火令燒
殺之
又曰齊高緯夜夢黑衣貴人送相驅逐乃向之拜巫者烏
大以厭之又於芳林園自着破衣裳爲窮兒入市躬自交
易焉梁西鄙諸城爲羌兵鼓譟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執
縛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軍馬馳驚
前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又曰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蓮莖化爲人面着鮮卑帽妻晝
魘魘寤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欲來逼已巫曰此是五
道將軍入室者不祥
又曰侯景之首至于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

武庫先是謠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首
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季長宅東有苦竹町以景首
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頭折頸
入宅去來云季長大懼設齋迎佛又有數萬鳥自江津飛
噪集其家焉
此史曰齊琅邪王儼之未獲罪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
季龍時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
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
又曰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雷光
奪目驟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暮月而不產大懼有巫
曰渡河前裙裾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
子生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隋書曰簡昭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

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而死其日爽薨

又曰李景爲代州愍管先是府內井中發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鐵爲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

又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王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土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疲死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言以惑之衆皆請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四

